

近读录

以痛惜之情回望青春

——读冯同庆的《救勒川年华》

陈保平

冯同庆先生与我素昧平生。他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，从事劳动关系研究。因研究课题与我弟弟相识，知道我也插过队，也做过出版，给我寄来了他新近出的知青小说《救勒川年华》。

在许多小说翻几页就知道是编的，但冯同庆这一本从头至尾没有违和感，叙事和抒情都很真挚，至少还原了那个时代人的情怀和情感。其实，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插队经历的自传。当然，即使是作家，也不都具备还原生活的能力。冯同庆让我惊奇的是他长期从事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，却有看不过的文学素养。五十余年过去了，他对那段青春岁月仍然保持着鲜活的记忆。最不容易的是他的这个个人故事，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场“知青运动”。他没有非黑即白的判断，没有趋时溢美的追风，也没有痛不欲生的诅咒。它是一首挽歌，也是青春的礼赞。它勾勒了这一代人的整体形象，写出了那个时代对人的塑造。

冯同庆笔下的知青，与其他作品中的知青不同的是大多志存高远，鄙视苟活。这当然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学校氛围有关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们插队的几个哥们儿，在中学遇上了好的班主任、好的辅导员，属于学校里最乖的孩子，那时就有了人生志向，现在想想，却少不更事，人格有缺陷。”但就是这样一群人，在那个浑浊的大时代里，也演变着不同的人生。因做情报工作的父亲档案里被塞了“特嫌”材料，清怡被旗里作为“不安分对象”调查。她为自证清白赴滇滇作战。她认为她要参加的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。结果受了重伤，双目几近失明。作者写道：定格在我脑海里的，是那张娃娃的脸，隐隐的忧郁，还有那个年龄罕见的决绝。另一位插友赵小驹，因乡亲们吃不饱，商量如何可少交公粮，她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动向，提出要抓坏人。一些农民种了枸杞、党参，她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要割要铲，甚至还要绑人。结果搞得众叛亲离，不得不离开村庄。作品中的司马小宁，是以第一人称“我”的面目出现的，他天性善良，比较书卷气，虽也被大时代裹挟着懵懂前行，但对人与事的判断都是出于良知，并没有受当时政治生态的影响。他对发小赵小驹行为的反感，对受迫害的老干部、知识分子的同情，对蒙族乡亲们的友情，都超越了当时“政治正确”的理念。劳动和劳动着的人们是他最大的教育者。“我”和蒙族姑娘妮妮的故事，既是一段纯洁、美好的感情，同时妮妮也是让他懂得很多“胡理”，感受人民勤劳、善良、温柔敦厚最体贴入微的老师。他融入了

他们的生活，最终获得乡亲们的信任，当上了生产队长，带领大家改变贫困和愚昧。司马小宁代表了知青一代的佼佼者。他们受土地之惠、劳动之惠、人民之惠，当然还有书本之惠（他们在农闲时读了许多历史和理论书），让他们内心始终有一种自我修正的能力，在容易盲从和投机的年代保持定力。

《救勒川年华》另一个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，作者对这块土地和淳朴民风的叙述有历史追溯，且感情饱满。他从第一章“缘起”，就交代了妈妈让他去救勒川的原因：那里是边地，也是宽乡。对远离政治中心的边地可以理解，但“宽乡”的含义是什么？我读完作品后才有较深的理解。书中有一章，记述驻军巴师长带知青参观可汗遗址八百里，遇见了常年守护在这里的锁钥大师，巴师长问：外面都在搞运动，你们这里不搞么？锁钥大师回答：你没听说，伊金霍洛无运动哟！这里的人宁可走，也不斗。一旁的赵小驹不解，问巴师长：“你和我爹爹都是行伍，不就是靠暴力打天下么？”巴师长回答她：“那要看其人，为甚事。”与“我”最贴心的插友朵儿知道一些当地的历史，她说：彼此相交，誓约缔盟在先，如若毁约环盟，才会好勇斗狠。妮妮诵起了这里的古诗：夫两辙之车，拆其一辙，则车不能曳焉；两轮之车，拆其一轮，则车不能行焉。司马小宁和他的一帮插友，遍走大草原，也读《青史演义》《明实录》等历史书。原来“1500年前，社会动乱，救勒川人从漠北迁到阴山南北，少数人领兵为将，受封为官，而绝大多数仍旧从事畜牧。阴山南麓水草丰美，‘乘高车，逐水草……畜牧蕃息，数年之后，渐知粒食……牛羊遂至于贱，毡皮委积’，乱世之中，出现了一片富乡净土”。类似这样的田野考察和历史探究，作品中不时可看到。宽乡的宽厚、仁德之风或许就是这样酝酿、延续下来的。这片土地，对那些爱上高楼，却不慎懵懵懂懂的少年起到了心灵的

呵护和促其理性回归的作用。

作者把一代人的青春年华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展开，而这个空间本身又由更长的时间构成。这种时空感是他们过去没有体验过的。于是他们内心会产生与京城空间的交叠、映照，许多人和事变得清晰起来：曾经信任的开始怀疑，一直怀疑的却忽然明白。过去生疏的东西渐渐成为日常生活，而那些别人或自己造成的伤痛已成为抹不去的记忆。如果把“边地和宽乡”当作知青一代去“广阔天地”锻炼的代名词，那么这一代人恰恰是在那里触摸到了中国血脉，了解了中国最重要的一块国情，对农民要改变贫困落后的现状有着强烈的感受，以致司马小宁和他的许多插友后来，大学毕业去从事农业现代化的工作。他

们有的去了农科院搞科研，有的到农业部任职，有的干脆赴海外经营大农场，做农产品进出口贸易。

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在冯同庆动笔写《救勒川年华》时，已过去半个世纪，许多亲历者留下了大量作品和史料（有些地方还成立了知青史的研究机构）。后人也许可以从这场运动作出客观评价。作为一场社会灾难的伴生物，它对大多数人青春的耽误大概是个不争的事实。但灾难也给了这代人特别的馈赠，他们对中国底层社会不隔膜、有感情，对人生有较强的抗压能力。知青一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地和宽乡。冯同庆的作品以一种几近痛惜的感情回望自己的美丽青春，对那段历史立此存照，这是最有价值的。



选自程十发艺术馆《诠释经典》程十发《阿Q画传》解析展



袁昌英及其大剧《饮马长城窟》

——故纸札记之十七

陈学勇

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，经时代洗礼，意气风发，各类文学体裁都欲涉猎一番。哪怕最不易为之的剧本写作，才女们也欣然尝试。诗人石评梅、小说家凌叔华都曾经试笔，连杂感作家许广平也写过一个篇幅甚短的话剧《魔祟》。然而在剧作园地坚持下来的女作家实在太少，民国文学史上卓有建树者仅白薇、袁昌英、杨绛这么有数的几位。而且，以她们各自文学成就整体而论，白薇和杨绛另有其他体裁与剧作平分秋色，或诗歌或小说，专以剧作家身份名垂青史的唯有袁昌英了。

袁昌英以历史题材的三幕剧《孔雀东南飞》一举成名，自此她的名字常离不开孔雀。家乡作者撰述的袁昌英传记，书名即是《孔雀东南飞》。一本关于袁昌英的资料专集，书名又是“飞回的孔雀袁昌英”。五四婚姻自主热潮席卷全国，反包办婚姻的戏剧遍地开花，而《孔雀东南飞》在这类主题的人性关怀中兼顾老幼。失去丈夫的寡母，与独子相依为命，袁昌英予她以一定程度的同情。既控诉母命不可违的家长制，又不把同为女性的焦母排除在人性关怀之外。该剧好似主题变调，更深入地呈现了时代精神，赢得交口称誉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于袁昌英来说固然实至名归，但因此障目，忽略了她其他剧作的成就，幸也不幸？她的另一部五幕大剧《饮马长城窟》正是遭了障目厄运。凡说到袁昌英剧本，没有不褒扬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并详加阐释的。至于《饮马长城窟》，大多一句带过。整本袁昌英传记洋洋二十多万言，关于这个剧本，竟少至寥寥数行，过于简略地介绍剧情，评论则未置一词。人们虽知晓《饮马长城窟》，但往往语焉不详，其原因或是未得一睹此剧本文。它出版于一九四七年，值大规模全国内战，处处枪炮，发行颇受

阻隔。接着天翻地覆，新中国诞生，该剧剧本绝版数十载，读者和学者的难以寓目可以想见。袁昌英女杨静远先生多年前查询若干图书馆，几经周折，最终在某单位资料室找到该剧剧本，杨先生复印寄我一份。看书上加钤的印章，它系购自某私人藏书。此作存世寥寥，更加可能的原因在政治方面，剧作内容与新的时代大悖其道。剧本纵然谱写的抗日英雄，歌颂的这位英雄却是国民党的团长，何况是受到蒋介石亲自嘉奖的团长。剧本数次提及领导抗战的委员长，全剧最后一句台词恰是：“中华民国万岁！”“中华民族万岁！”“委员长万岁！”“万万岁！”它的不得不再版，还须多说什么呢。

《饮马长城窟》实在是一部很可以说的剧作，它高唱了一曲弘扬民族精神的正气歌。营长袁梦华带兵守卫长城脚下，身负重伤，赢得杀虎口一战告捷。委员长下令袁梦华晋升团长，并许他回南方家乡疗养，伤愈可在后方就近驻防。然而前线战事吃紧，袁梦华报国心切，坚决北上重返长城防线。日军对这块抗战硬骨头，先诱降，不成；继派汉奸潜伏刺杀，袁梦华再再受伤。剧本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中国军人英雄形象。剧中多个人物一次次吟诵古诗《饮马长城窟》，袁梦华的吟咏尤以饮马饮水城下的画幅，一诗一画，尤寄寓着中华民族千年爱国传统，像他八九岁的儿子所忧：“怎么古代的人同我们是一样的？”

体现剧本题目的剧中人当然是袁梦华，可他的妻子李洁如似乎才是舞台上的真正主角。不仅她的戏份最多，而且戏的重点也聚集在她身上。她是善良、本分、不乏文学才情的小学教师，在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艰苦环境里，吟诵《饮马长城窟》，支持丈夫前线杀敌，她励后方幼子继承父志。后来经老同学关系进了银行任职，薪水丰厚，生活安逸，斗志消退。她怕那刚过去的穷

困，更怕失去差点牺牲的丈夫，执意挽留袁梦华驻守后方。但李洁如毕竟良心未泯，一番思想波动后，终究上了前线与丈夫并肩战斗。李洁如的形象较之完人袁梦华，更加丰满、立体，更见寻常百姓乃英雄们的基石。剧本洋溢着浓烈的理想色彩，同时正视了人性的弱点，也写了贪图享乐的庸人张秀珠、因私欲沦为汉奸的罪人田淙溪。除了这三个女性，袁昌英突出写了李洁如同窗墨云波。她有颗金子般的献身国难的赤心，蔑视张秀珠、挫败田淙溪、推动李洁如。自己率先剪短秀发，换上戎装，巾帼形象光彩夺目。剧本着力刻画她的豪放、执着和飒爽英姿。爽直的墨云波，优柔寡断的李洁如，还有工于心计的田淙溪，俗不可耐的张秀珠，一台抗战大剧，呈现如此诸多且具个性的女性群像，无疑是剧作者的性别使然。剧本穿插了多对婚恋情节：银行家黄文靖暗恋李洁如，发乎情止乎礼；投笔从戎，墨云波钟情团长参谋岳秋云，般般有缘；利欲熏心，田淙溪对袁梦华由爱而仇，仿佛中国的莎乐美。这些情节给《饮马长城窟》增添上生活色彩，丰富了剧本内涵，较之战事题材剧本常见的剧情寡淡，显然丰厚了不少。

剧本另有一特别之处，即借旧式婚姻的袁梦华、李洁如夫妇能相亲相爱，借墨云波之口宣扬作者逆时代风尚的婚恋观念：“我说婚姻不在乎旧式新式，就看意气相投不相投，情感真挚不真挚。”“旧式中国的家庭，倒也无所谓不可。”以前袁昌英的独幕剧《人之道》《究竟谁是扫帚星》已经表达过类似思考，谴责以反包办之名行陈世美行径之实，《饮马长城窟》再次宣扬她的婚恋观。可见，纵然五四以来反包办婚姻喊声震天，却并非舆论一律，包括留学归来、深受欧美观念熏陶的新知识女性，如袁昌英，对旧式婚姻具有一定的理解和宽容态度，

《饮马长城窟》等不失为研究妇女解放史应该兼听的文本。袁昌英自己的婚姻算“半新半旧”式，主要是她父亲选婿。文学教授与经济学家这一结合，夫妇的专业、性格、气质、兴趣都迥异，家庭生活不很甜美。这样的人生体验，本来使她极容易卷入反包办洪流，袁昌英竟裹足不前。或许她如弗洛伊德所言，在文学作品中寻求抚慰，以弥补生活中得不着的缺憾。

细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三位女剧作家，她们风采各异。要说白薇火辣、杨绛日常的话，《饮马长城窟》则有着明显的书卷气。人物几乎全是文化人或文化人出身，即使带兵的袁梦华，也有儒将风采。作品规避正面展现抗战的壮烈，偏重揭示人物精神风貌。袁梦华如何杀敌，笔墨简约；她为何能英勇无畏，刻画细腻，他与参谋引为知音：“我对于我们这伟大的、万寿无疆的民族，总是毫无疑问的骄傲！并且见到这无边无际的偌大国土，锦绣山河，沃野肥原，摆在眼前，占据地球这来一大块。这种国土，这种民族，还不值得我们替他们死，替他们牺牲一切吗？”这么写，也多少受点欧洲古代戏剧的影响。袁昌英是欧洲戏剧专家，从古希臘哀、易卜生、萧伯纳。苏雪林评论创作《饮马长城窟》之前的袁昌英：“她秉性原慷慨磊落，富于丈夫气，文亦如其人云。”“写魄力磅礴，气象光明，满含乐观前进气氛，近于理想主义。”这话与其说是描述此前的袁昌英，不如说预言了此后的剧作家创作，它格外鲜明地反映在《饮马长城窟》里。

五幕大剧《饮马长城窟》生不逢时。它歌颂的国民党军队英雄，不久即溃败给解放军。剧本随一个时代的告终，湮没学界数十年。然而，无论论袁昌英个人创作意义，还是就民国女性整体剧作的成就，它都应得到足够关注，值得深入阐释它的价值。

阿姨凑近给我看她的白发，拨开发丝，白花花发根，像草根白芽芽，冷冽得我倒抽一口凉气。她比我大几岁，把头发染成栗色，居然是为了遮盖白发。这份贴心的私密分享，并没有卸去我的忧愁。我眼神雪亮地盯牢自己头顶上两根触目的长发，它们像双子发丝，除了发尾，壮烈地白了，惊心地白了。

咬了牙，准备在镜前，用排除法，操一把利剪，亲手斩了它们。可是很快发现这个点子有点蠢，镜前逐行扫描，发现隐秘白发，已如春草，渐行渐远还生。春节埋头没日没夜写了三星期，写白了。忧愁转瞬化作一腔悲壮。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！

瞬间突然闪过阎真老师扬着头梗着脖子给我们上《你别无选择》时的样子，作者介绍刘索拉，光头音乐小说家。我的妈呀，她个性的形象居然在二十年后秒速闪回，镜里出现一个叛逆先锋才女灵性时尚的发型，就像幽暗地洞里，出现了一盏蛊惑人心的魔灯！中年身体里的少女心呀，勇敢吧，嗷，嗷！剃光，剃光不就得了吗，给秀发重生的机会，给自己一次光秃秃的机会。

像跳下悬崖前要交代好遗言，我飞速给两位闺蜜发了消息。秒速收到回复。一条铿锵有力：“支持，有勇气。”一条温柔劝导：“求您啦，别剪，不好看，头发有象征意义。”

两位的反应不就是一枚硬币的双面效果？还有必要在脑子里抛一次么？我对镜子哈哈一笑，回阿姨哈哈一笑，一甩齐腰长发，直奔理发店。

门口的理发店全新装修过，现在更名美发艺术工作室，名字换了，店面的装潢也一夜赶了国际潮流，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镜魔窟，左面感觉是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，右面感觉是“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”。我蓦然回首，发现明明是原班人马，但是换了外包装，头型是彩凤鹤立、服装是紧身簇新淡紫制服，一群彩色的年轻人，齐整整站在光影流转里，含笑鞠躬齐声鼓掌“欢迎光临”，真有些“争渡，争渡，误入藕花深处”的错觉。走进镜魔窟，到处流光溢彩的灯光效果，让自己以为误入红尘坊。

我躺下洗头，淡紫制服的洗头小哥对我说都是一个样，因为洗头闭着眼睛嘛。说了理发要求，这位洗头小哥咯咯直笑，他的笑暴露了他的朴实。光头，对他是一个笑梗，他咯咯笑了一分钟总有，然后敛住，有了点自责，恢复职业的声音，小心翼翼：“你可以试，最好叫我们总监或者督导给你剪，他们经验丰富。”

我闭着眼睛也明白，他推荐的是理发师中最高的两个级别，当然理发费也最高。反正只剪这么一次光头，一笔理发费又算什么。于是我选督导。

因为这里的总监只有一个，是阴郁的卷发man娘，之前领教过他的服务，不敢再劳其大驾。一听我接受了她的建议，这个会咯咯直笑的洗头小哥，洗头的手指明显更加活跃，炫技了他的全套手法，最后像要给我即将失去的长发做个心理按摩似的，在我一头湿漉漉的长发上，既像拔丝又像拔弦，非常耐心地水平拉伸三下，才把我的头发严实包裹起来。

督导（之一）出现了。居然不是淡紫的，朋克黑夹克，缀了半身碎钻；居然不是彩凤的，板寸，却在右侧勾出一个白V；除了鼻子突出外，脸如玉石板一块，太白，太冷，那是一种久经沙场练就的面具。这个面具倒是挺配那个大写的V，各自显得愈加冷峻。精瘦。我相信他的手是梅超风型的。我在心底叫他玉面冷生。

玉面冷生拖了个够豪华的工具箱，这也是督导级别的特殊装备，豪华得有几分皇家气派。“你想理光头？”我看着他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嚟音未落全，他已经开启他的皇家宝箱，果然是一双雪白骨感的长手，不过手里操了一把家伙，动作敏捷得我头皮都来不及及，他已经操起那个家伙，轻握我的头，从颈部开始往上推，就像推着割草机的园丁，驾轻就熟地开了工。被摀住头的我何止诧异，简直震惊，虽然被摀住了，但我还是叫起来：“您不给我一个犹豫的机会，这可是我的头发！”他停下来，我扭头看他，他玉面上的嘴角下垂，有一条皮肤拉上去，后来我明白白了，那是他的一根笑纹，和他形象一样冷峻的声音里，有一种玩味：“这不是为了满足您的心愿么？”

可这毕竟是我的头发，我作为女生的象征物！我突然很有些委屈，心里冒出的居然是刚刚闺蜜给我的句子。我还有一种被一个强势的人强行剃头的愤懑感。是的，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，其实我并不是要犹豫，而是惊讶这个人冷漠到骨髓，丝毫不替我犹豫。至少那个洗头小哥还会咯咯笑出他的天性，而这个人，早已诛杀无数，心如铁石了。

舍弃一切赘物，继续坦然坦荡下去好不好？

让我和我的黑发一寸一寸生长，拥有每寸生长的欢喜吧。我对着镜中的自己说。镜中那个自己笑了。我也笑了。

理发

唐池子

说这些又有何用。我什么也不想说。沉默，沉默，这个家伙的电动推，哪里是推在我的头上，明明是推在我心上。

似乎感觉到我在生闷气，那家伙说话了：“理光头的男生现在很多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，头发很快会长出来，又不是永远没有了。”还是那副不走心的口气。

我在心底叹气，罢，罢，罢，说了他也不懂。我决定不生气了，反正结果一样：“我欣赏你的果断，但不赞同你的过于理性。好了，这对于你并不重要。你就继续剃下去吧，像收麦子一样。”我咬着牙豪迈地说，都是决绝。

于是磨合期过了，真正大规模“剃杀”开始了。这位玉面冷生的心肠是铁硬的，技艺也是娴熟的，动作极流畅，几乎没有逗号和休止符，毫无犹疑。我的青丝眼看着只剩半壁江山，镜子里出现一个阴晴太极图。这时候拍照是残忍的，但想到再犹豫三秒，剩下的半壁立即零落坠地，于是很残忍地拍了一张，极丑，极丑。

秋风扫落叶，再眨下眼睛的瞬间，镜子里出现一个头发皮青的老僧看着自己，哎呀，我看过，还是怕得叫了一声。

伴我多年的青丝已荡然无存，我低头去看，那几根我无比在意的白发一根也没找不见了，落下的是一地匍匐的青丝，如逝去的一地山河。在这陌生的繁华富贵乡里，自己突然成了陌生老僧。

荒凉，荒唐，慌乱，后怕。我不敢睁开眼，一睁开，泪就掉下来了。

玉面冷生真是训练有素，他的声音还是不容置疑地冷峻：“第一眼都这样，多看两眼就好了。”

这种时候，听这种风格的语调，就像剧痛后的冷敷，果然有镇静剂的效果。心陡地一横，反正既成事实，面对吧，面对吧。深呼吸，鼓起勇气，睁开眼睛，仔仔细细地看，从来没有这样仔仔细细地看过自己，一张再也没有任何矫饰的脸，无遮无拦，无障无碍，无欲无求。两分钟。我慢慢把自己给找了回来。斜翘的眼线，淡眉，厚唇，含笑的黑眸，倔强，幼稚，简单。我像第一次这样真切面对自己，又像从来一直每天都这样看着自己。

玉面冷生这回一定要给我拍照，就在门口按照他要求的姿势拍了一张，当然他的声音依然冷峻。我看了，说重新给我拍一张。他说你们都这样拍。我明白了，他的声音他的面部的技法都是多年职场铸就的套路，套路让他游刃有余地应付一切。我答他：“我不是别人。”我不喜欢那种按在墙上的拍法，我说就拍我的头。我就那样拍了一张，我的脸对着门外辽阔的梧桐林荫道，我的头像植物间一个自由的球。

扬扬头，挥挥手，耳边带风地走出了理发店。第一次这样真正感受到头的存在，此刻它像一个磁场强烈的感受器，敏锐地感知风的方向、速度，它的每个发孔都在灵敏地告知这一切。用手轻轻地摩挲，头上每个发根都能触碰到，指尖下发出一种砂纸般摩擦的摩擦声，那声音如此单调，却让我感到一种无以言说的幸福。真好，亲爱的头，谢谢你忠诚守护多年，今天还你清爽漂亮，像一个甜脆西瓜瓜！

在橱窗望见光头的自己，看见橱窗中的自己，正在细察橱窗外的我。这个白衬衣牛仔裤的女生是你想象的样子么？我轻轻问她。感觉心底有一股暖暖的水在默默流淌。那个心灵触动的瞬间，我突然很感激理发店那位玉面冷生的督导，虽然他狠狠收了380元的理发费，但是这一刻我庆幸，是他的冷峻替我做了一个决断。理发，的确近似一种艺术的勇气，我今天是有点明白了。



「文汇报」微信二维码